



梁山首届文艺晚会

张声仁

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各位头领依次去了自己驻守的营地。往日胡吃海喝热闹的场景不再，忠义堂内，渐渐变得冷清了。

一日，宋江在办公室与卢员外、吴学究、公孙胜等聊完公事，待众人告退，他叫住了吴用：“军师，咱俩去忠义堂走走如何？”吴用应诺，随宋江步入忠义堂。看到空荡荡寂静的大厅，宋江说：“学究，这大堂往日里甚是喧闹，今日如此冷落，得想个法子让它热闹起来。”吴用知宋江心意，便轻摇羽扇，说道：“公明哥哥，如今山寨兴旺，兄弟们手中广有钱粮，整日你请我，我邀你，在各自的营地喝酒赌钱，不思进取，闹得乌烟瘴气。长此以往，恐怕众兄弟的心都会散了。建议搞些文艺晚会，公明哥哥当总顾问，卢员外为辅，我当导演，在忠义堂内轮番上阵，开展文艺活动，凝心聚力，让大家知书达礼、行止有范。”宋江大喜，连赞吴用不愧为智多星。便命拨出一笔专款，由吴用筹备梁山首届文艺晚会。

领命归来的吴用，连夜在卧室苦思冥想，草拟了一份文艺晚会节目单，次日呈宋江审阅。

民谣独唱《过黄泥冈》，表演者：白胜。

表演唱《梁山泊渔歌》，表演者：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书法表演：表演者：萧让、金大坚。

笛子独奏：表演者：燕青。

双人剑舞：扈三娘、王英。

棍术《棒打洪教头》，表演者：林冲。

口技《暗夜盗甲》，表演者：时迁。

拳术《醉打蒋门神》，表演者，武松。

诗朗诵《浔阳江抒怀》，表演者：宋江。

宋江看过节目单，微笑道：“学究费心，这节目好是好，但卢员外、公孙先生、鲁智深兄弟等，也要上节目，如此更有号召力。至于我本人嘛，在浔阳江吟的那诗，惹得众兄弟吃了不少苦头，还是不提旧事为好。我到时在现场吟诗一首，如何？”吴用边听边记，待宋江说完，连忙说：“谨遵兄长吩咐！”他同时还把没羽箭张青、小李广花荣、混世魔王樊瑞等人的名字，也添加到节目单上。并与宋江商定，晚会定于重阳节在忠义堂举行。

为了确保演出成功，吴用逐一走访有表演任务的众位头领。绝大多数头领对参加演出活动感到新奇，表示将全力支持，但不知道如何表演。吴用告诉他们，上场时只要按平日所能，随意施展则可。

演出任务分配后，吴用找到柴进、李应、宋清、朱贵等头领，开了个后勤保障会。吴用对舞台设计、观众席次、酒肉、果蔬、茶水供应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每个头领负责的后勤工作作了明确安排。

重阳节到了，忠义堂外，彩旗飘飘。忠义堂内，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新搭建的舞台，位于忠义堂正前方。舞台上，悬挂巨幅黄绢，上书一行斗大的隶书黑字：梁山首届文艺晚会。那是圣手书生萧让的手笔。

吴用致开幕词之后，在众兄弟的欢呼声里，白日鼠白胜赤膊挑着一担酒桶走上了舞台，拉开嗓子唱起了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听着白胜的山歌，当初在黄泥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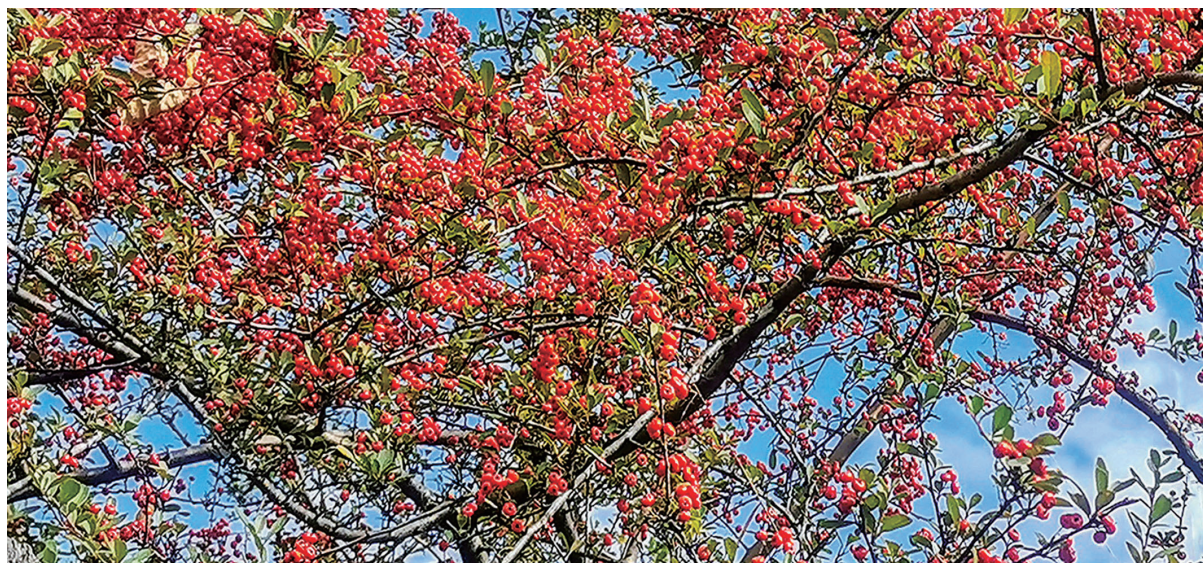
劫生辰纲的众英雄大笑不止，举杯痛饮，而青面兽杨志，却十分尴尬，脸色铁青。

紧接着，花和尚鲁智深表演拳打镇关西和倒拔垂杨柳，林冲表演棒打洪教头，武松表演醉打蒋门神。众好汉齐呼：“过瘾、痛快！”鼓上蚤时迁表演口技《暗夜盗甲》，众人笑得前仰后合。表演节目有条不紊地进行，忠义堂内，觥筹交错，笑语不断。

宋江见众兄弟开心快活，趁着酒兴，走上舞台，在屏风中挥毫泼墨，龙飞凤舞写出《满江红·喜遇重阳》，令铁叫子乐和演唱所赋新词。

众英雄见宋大哥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便静下来倾听。乐和使出平生绝学，打着节拍唱了起来。悠扬的歌声，令众人听得如醉如痴。但黑旋风李逵却听不出它的妙处，见众人笑，只好陪笑，举着大海碗，去各桌席上碰杯敬酒。当听到“早招安，心方足”时，李逵大怒，高声骂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踹翻桌案，将酒碗摔在地上。

宋江听到李逵叫骂，酒兴顿败，喝令将他拿下，绑缚斩将台行刑。众兄弟见宋江要杀李逵，连忙跪地求情，恳请宋江饶铁牛兄弟一命。见忠义堂内跪着一大片黑压压的兄弟，宋江无奈，只得长叹一声：“罢！罢！罢！这黑厮可恶，扰乱了我梁山一场多好的晚会！”



红果林

郑国华
摄

范剑峰

一直耿怀，老屋的门窗
被蜘蛛耕网，天井被荒草掩盖
石阶被青苔寄居，熄灭炊烟
烟囱不再升腾人间烟火

老井是乡村的眼睛
注视村里的一举一动
沁着的甘泉是故乡的味道
没了挑水的父母、戏水的孩童

老屋

没了井旁的家长里短
如乡村暗了光的瞳孔

井旁老树枯木逢春
没人料理，肆意生长
枝叶随意掉落，浑浊了井水
探首井沿，再看不清

归家游子的脸

老人始终面带微笑
像生活从来没有辜负她
暖阳避开繁华，隐入面上的风霜
她如捧起心中思念
拾起游人遗弃的三角梅
庄重掸去身上的尘土
轻拭头上的岁月，俯身低嗅
忽略所有眼神，忽略所有声音
陶醉在自己的世界

雪落下

(外二首)

苗海川

日夜奔波的城市下雪了
漂泊的游子又开始想家
仰望城市的天空
只看见随风飘落的雪花
没有家家户户在晨昏
矮房上依次飘香的炊烟
没有父老乡亲凭窗远眺
对来年又是丰收年期待的眼神
也没有儿时伙伴三五成群
迎着落雪嬉笑打闹的画面
更没有父母望儿出门时
那句叮嘱：别跑太快小心路滑
别玩太久了，早点回家

乡村黄昏

乡村的黄昏，是老农
甩着响鞭，赶着牛儿
满载着丰收回家时的笑脸
乡村的黄昏，是牧童
吹奏短笛，送羊回圈
流露出童年快乐般的纯真
乡村的黄昏，是农妇
劳作一天，不顾疲倦
仍为放学的儿女洗衣煮饭
乡村的黄昏，是母亲
声声唤儿回家的呼喊
乡村的黄昏
那更是远行在外游子
回家一生不变的方向

什么时候有了想念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念
是不是在我离别故土的那刻，滴下的泪珠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孤独
是不是在我行走异乡的那刻，独自的漂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相思
是不是在我栽种红豆的那刻，凝视的眼眸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忧愁
是不是在我奔波流浪之后
竟不见回家的小路

冬至

周志斌

冬已至
那些在春天、夏天、秋天走散的人
迟迟没有归来

冷风里，有落叶飘过
能握住的，真的不多了
日子喧闹后，那些接踵而至的
失落

仿佛在提醒，寂寥，一直躲在不愿提及的
暗夜，或冬天

是否依然记得我的乳名
是否往回走四十年后
老屋木门再次“吱呀”一声打开

春光里，一切崭新如昨
连麻雀的啁啾，都充盈着
最初的稚嫩与圆满